

## 县中头雁教师

## 张望: 数理启智 仁爱育人

本报记者 钟兴茂 鲁磊 文/图

“他有点像水,不骄不躁,慢慢浸润身边所有人,让大家拧成一股绳。”提起富顺第二中学校(以下简称“富顺二中”)教师张望,跟他搭班上了十几年课的英语教师陈显这样说,“学生犯错,他从不发火,也不会把焦虑情绪传导给科任老师。教过的每届学生都亲切地喊他‘望望’。”

“像水”的老师是什么样的?



课堂上的张望。

## “数学不是教学生解题”

“这道题选D,但仅仅知道正确答案是不够的,谁能告诉我A、B、C选项错在哪里?”高三(1)班教室里,张望拿着学生最近测试的数学试卷提问。学生们立刻与同桌小声讨论,然后踊跃举手,逐一分析错误选项的错误原因。当回答的同学出现错误,旁边的学生则立刻纠正、反驳。

这是张望数学课堂最常见的一幕。3年来,学生们都是在“提问—讨论—解析”这样的教学模式中,完成数学知识的学习。与枯燥艰涩的数学课堂不同,张望讲课往往从学生熟悉的情景切入,然后再抛出问题,让学生自由讨论。“一开始,学生比较拘谨,但他们很快就适应了。”他说,“同学间齐心协力解出一道题,比我直接讲述,更让他们印象深刻。”

然而,20多年前,刚站上讲台时,张望的课堂不是这样的。那时他认为,数学就是讲清知识点,练熟题型,考出高分。直到一次月考,一道讲过3遍的变式题,依然让大部分学生“栽了跟头”。学生们委屈地解释:“老师,您讲的时候我们好像懂了,可题目一变,就不会了。”

“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数学不是教学生解题,而是让学生用数理思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学会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张望总结。于是,他摒弃了单向讲授与问答式教学,每节课固定留出几分钟开展主题讨论,紧扣教学内容设置开放性话题,鼓励学生大胆表达、相互辩论、主动质疑。

2023年,在引导学生探讨月球测距法时,一名学生突发奇想举手提问:“老师,这个方法能不能测量地球到月球的距离?”面对这个问题,张望顺势引导学生把

地球上两个远距离观测点比作“双眼”,把月球比作“拇指”,通过测量月球相对星空的偏移量,成功推导出地球到月球的距离。

这次探究彻底点燃了学生的科创热情,后来,学生们关于观测火星闪电的探究成果在由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组织的青少年FAST观测方案征集活动中获奖。

## “充分相信学生”

“怎么都带了果啤、果酒这样的饮料?我也尝尝好不好喝。”

在一次班级户外烧烤活动中,张望发现不少学生都带来了含酒精的饮料。他没有立即制止,也没有严厉批评,而是先主动融入学生,再从随后的交流中了解到,学生们受网络影响,觉得喝含酒精的饮料“很时尚”“很酷”。

返回学校后,张望联合生物教师组织学生开展了“探究酒精对水蚤心率的影响”实验,用直观的实验结果让学生认识酒精的危害;语文老师也加入其中,用诗仙李白等文人典故,引导学生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酒文化——一场多学科知识深度融合的德育实践悄然展开。

“青少年学生对世界充满好奇,犯错是常态,作为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要包容他们成长的‘试错’,灵活地把错误变为成长的契机。”张望说。担任班主任十余年,他始终避免以“管理者”的姿态与学生相处,努力地做学生成长的同行者与引路人。在张望的班上,成绩从来不是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他更关注品德、习惯、心态对学生成长的影响。

从高一入校起,张望就为学生系统开展生涯规划教育,一对一交流学习目标与

人生方向,帮助学生明晰成长路径,让每个学生的梦想都能被看见、被尊重、被鼓励。班上每两周开展一次班团活动,班团主题、活动形式、组织流程全部由学生自主策划实施。每个月,班级都会举办集体生日会,为当月生日的同学庆生,用温暖细节凝聚班级力量,让班级成为有温度、有归属感的“大家庭”。

“充分相信学生,他们的表现从不会让人失望。”张望笑着说。开展关于认识酒精的跨学科德育实践后,学生们自主设计了“远离酒精”班团活动,创作公益广告词,告诫青少年酒精危害。学生邓秋月说:“随着了解的深入,同学们渐渐觉得喝酒并不酷。”

## “我的成长,不是一个人奋斗出来的”

“我的成长,不是一个人奋斗出来的,而是学校‘导师制’培养与众多优秀的同事互相影响的结果。”回望自己的专业成长之路,张望由衷感慨。

2002年,他大学毕业后进入富顺二中任教。学校为他配备了“青蓝工程”结对导师范国君。身为前辈,范国君手把手地指导张望打磨课堂,指点他研究高考真题,掌握教学重点。“走在学生前面,才能了解学生真正需要什么。”范国君的这句告诫,张望铭记了20多年,在学科教学上,他从不懈怠,既保持着“以学生为先”的初心,又坚持学习、教研,始终走在学科前沿。

张望和富顺二中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刘华前后脚进入学校工作,一个教数学,一个教生物,两个人常常在一起交流教学、教研心得。刘华说:“哪怕是周末一起

出去耍,张望都会不自觉地话话扯到教育教学上。”他告诉记者,在富顺二中,不仅导师制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举措,朋辈间的互相勉励也在带动教师向上、向好。在班主任工作上,张望和刘华都接受过老教师钟晓河的指导,这让他们早早地明白不能以“找麻烦”的心态看待学生的违纪行为,而要包容成长的“试错”。

“类似的案例实在太多了,在富顺二中,每一位老师都像是一座高山、一颗星星,互相砥砺,默默指引对方前行。”回忆起自己从教坛新兵到“头雁教师”的成长历程,张望感慨万千,眼神转到校园里枝繁叶茂的紫藤,他继续说:“这也是我们学校紫藤精神最真实的写照,新老师、新同学是柔弱却坚韧的紫藤,老教师、名教师则是供紫藤借力生长、向阳向上的大树,每一棵紫藤都抱着‘宁为凤尾不为鸡头’的信念奋发向上,最终长成托举下一代人的大树。”

如今,张望这棵“紫藤”长成了“大树”,他就像当年的导师那样,毫无保留地把教学经验传递给更多青年教师。他领衔的头雁教师工作室定期开展集体教学研讨、同课异构、送教下乡等活动,带领工作室成员探索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的深度融合,并在开发精品微课的过程中,把讨论式教学、错题深度探究、班级自主管理等经验全部分享给大家,形成乐学善研、互助共进的良好氛围,奋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充满活力”的县域高中数学教师队伍。

《道德经》里说“上善若水”,讲水“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事善能;动善时”,有人有情怀、教学有方法、管理有温度、带领有方向,这或许就是张望“像水”一样的教学之道。

## 当“日记”变成游戏……

郑希波

“啊,又要写日记!可是最近没发生什么事啊!”曾经,每当我给学生布置日记作业的时候,总有那么一群孩子发出“哀号”,抱怨没内容可写。

他们为什么如此排斥写日记呢?是生活真的太单调,还是孩子们没有“发现美的眼睛”?直到某一天,我盯着正在操场上玩游戏的孩子,灵感来了:写日记怎么叫也叫不动,玩游戏怎么拦也拦不住!其中不就藏着解决“日记难题”的方法吗?得把写日记变成好玩的游戏。

如何让写日记变得好玩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我从孩子们喜欢在玩游戏里“升级打怪”这件事里得到启发,做好了全盘计划。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老师打算在班里组建一个‘日记林’,你们有没有兴趣跟老师一起把它变得生机勃勃呢?”教室里陷入沉寂——他们不明白“日记林”为何物。但仅仅过了几秒钟,就有个别“机灵鬼”开口了:“老师,您这是换个方式让我们写日记吗?”此话一出,大家顿时“觉醒”了,教室里议论声一片。我微笑着,一点不慌,慢条斯理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日记林等级印章”,略带神秘感地告诉他们:“老师设计了一个游戏,种了一片‘日记林’,里面有学徒、初级园丁、中级园丁、高级园丁、超级园丁5个等级。每升一个等级,都有相应的星星奖励。只要你们坚持写日记,保证期末的时候满载而归!”

“可是,我根本不会写啊,每次写作文我都不知道写什么!”正当孩子们的兴致慢慢地被我调动起来的时候,向来视写作为洪水猛兽的小丁却在座位上喃喃自语。无妨,我早有准备。“同学们,我们的‘日记林’不仅会奖励种好一棵大树的小园丁,也会奖励护好一棵小苗的小园丁。只要你的日记里有一句话说得好,就能获得奖励,慢慢升级。”此话一出,小丁脸上的表情瞬间舒展了。

“老师,那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写什么怎么办?”“不用怕,这次老师会陪你们一起写,还会把我写的每篇日记都在全班面前分享。慢慢地,你们就知道写日记有多简单了!”这下教室里彻底沸腾了,孩子们纷纷表示要一起守护班级的“日记林”,更重要的是要好好写日记,超越我这“老园丁”。

自从有了“日记林”,孩子们写日记的兴致越来越高,观察力和感受力越来越好,只要有事发生,无论大小,都能瞬间成为他们的日记素材。

比如小张的那篇《嗨!吃货!》就让我印象深刻,他写的是还不会说话的弟弟跟他抢苹果的故事——

“当我弟吃完自己的苹果,回过头看见我还在吃,便开始用他那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瞪着我了。那一刻,他的眼神好像在质问我:‘你为什么还有?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吃!我要吃!’

一瞬间,我吓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架势,一看就是一座火山,一座会移动的火山,一座随时会爆发的火山。”

出人意料,平时天天喊着不会写日记的小张竟然能把生活中的日常场景写得如此活灵活现。

就这样,“日记林”计划开始以后,除了常常被孩子们的奇思妙想、个性表达、“巨大发现”逗得合不拢嘴之外,我还多了两个“烦恼”:常常“比不过”学生,常常改不完日记。

而且,我的脑海里又冒出了一个新的计划——通过游戏的方式,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我将这个计划命名为“阅家军计划”。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宋朝的著名将军,他的名字叫岳飞。在他手下,有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爆表的军队,叫岳家军……”这是我讲的岳家军故事的开头,也是我“阅家军”计划的起点。借着孩子们对岳家军的兴趣,我顺理成章地宣布了“阅家军计划”。虽然“阅家军”的模式跟“日记林”差不多,也是通过增加阅读量升级,升级后收获奖励,还可以进行阅读分享,以及与老师进行“阅读PK”,但孩子们依然乐此不疲。因为他们发现,参与“阅家军”不仅能获得各种奖励,还能让自己变得和老师一样多知。当老师在课堂上分享课外知识的时候,他们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倾听者,而是一个可以加入讨论的深度参与者。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畏难是学习的“天敌”,巧妙引导孩子用天性去战胜“天敌”,一旦孩子们主动探索的“玩心”被点燃,教育便成功了一大半。

## 暑假的过法

徐晨

平日里站在讲台上,总觉得时间是被铃声切碎的。预备铃、上课铃、下课铃,像无声的命令,赶着我们往前走。改不完的作业、开不完的例会,还有那些随时可能响起的电话,把日子塞得满满当当。即使偶尔拿起书本,往往刚读两页,心思就被别的事拽走了,书卷一夹就是好几天,再翻开时,前文的滋味早已淡了大半。

所以,每当暑假来临,最让我欢喜的不是睡觉,也不是去哪儿旅游,而是终于能重新拥有整块、不被切割的时间,可以安静地读几本书。

清晨是最好的时光。天刚蒙蒙亮,阳台上的绿萝还挂着昨夜的露水,我搬张藤椅坐下,泡一杯清茶,茶香袅袅

里翻开汪曾祺的《人间草木》。汪老的文字透着一股鲜活劲儿。读他写咸鸭蛋“筷子头一扎,吱——红油就冒出来了”,我不由得抿了抿嘴,仿佛那股咸香就在舌尖;读他写昆明的雨季,菌子、缅桂花、卖杨梅的苗族女孩,连潮湿的空气都变得温柔起来。这些文字不端架子,像老友聊天,把平淡的日子写得有滋有味。以前总跟学生讲要“观察生活”,如今读着这些文字,才更明白,所谓观察,原是用一颗闲心去咀嚼生活的底味。

午后,暑气正盛,蝉鸣聒噪,正好躲进空调房读《陶庵梦忆》。张岱笔下的明末风物,繁华落尽后的苍凉,读来别有韵味。看他写西湖七月半“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写湖心亭看雪“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文字简净,意境却极开阔。平日里,我更多的是“功利性阅读”,为了备课查资料,为了写论文找文献,倒把读书最本真的乐趣弄丢了。此刻,不用管教学进度,不用想考试排名,只管跟着文字走,在历史的烟云中沉浮,这种自由千金不换。

傍晚时分,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我会换本薄一点的诗集,比如顾城的《黑眼睛》。坐在沙发上,就着最后一抹余晖,读“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短短两句,像石子投入心湖,漾开层层涟漪。想起课堂上给学生讲现代诗,心思都在如何让他们读懂意象、体会情感上,如今独自细品,才觉

如沸如撼”,写湖心亭看雪“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文字简净,意境却极开阔。平日里,我更多的是“功利性阅读”,为了备课查资料,为了写论文找文献,倒把读书最本真的乐趣弄丢了。此刻,不用管教学进度,不用想考试排名,只管跟着文字走,在历史的烟云中沉浮,这种自由千金不换。

傍晚时分,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我会换本薄一点的诗集,比如顾城的《黑眼睛》。坐在沙发上,就着最后一抹余晖,读“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短短两句,像石子投入心湖,漾开层层涟漪。想起课堂上给学生讲现代诗,心思都在如何让他们读懂意象、体会情感上,如今独自细品,才觉

散开,捡了树叶往小鸡面前递。我又说:“再捡片叶子,给小鸡搭个小窝?”小家伙们更起劲了,一片接一片地往桶里放叶子,看着小鸡啄得欢,笑得像一群小麻雀,你摸一把,我碰一下,热闹得不行。

看着这群围着小鸡转的孩子,我忽然有点感慨。现在大家住的都是电梯公寓,钢筋水泥砌得严实,哪还有地方养这些小动物?小时候,我们住在大院,鸡飞狗跳是日常,哪像现在的孩子,见了只小鸡都稀罕得眼睛发直。

两只小鸡,就这样成了公园里的“社交货币”。大宝带着小鸡跑,身后总追着一串小尾巴;小宝的鸡虽然待在桶里,也引得不少孩子探头探脑。

我忽然觉得,有了小鸡,在这小小的公园里,孩子的暑假,一样能过得有意义。

## 小鸡“拯救”暑假

刘云

暑假一到,我家的大宝和小宝像脱了缰的小马,彻底开始撒欢儿。作业潦草地写几笔,就一头扎在空调屋,窝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盯着屏幕一动不动——闪烁的光映得两张小脸发亮,我看着直揪心:再这么看下去,眼睛不就废了吗?而且假期才刚刚开始!

转机出现在菜市场门口。那天,我拎着菜篮子往家走,瞅见一个老汉蹲在地上卖小鸡仔,一团团黄茸茸的,在竹筐里挤来挤去,可爱极了。我忽然冒出个念头:何不买两只回去?让孩子们自己照料,既能打发时间,说不定还能磨磨她们的性子。

拎着小鸡进门时,两个孩子的眼睛瞬间亮成了星星。“哇!”大宝尖叫着蹦起来,小宝直接扑过来想抓小鸡,被我一把按住:“这可是你们的活儿,得自己喂、自己管。”她俩头点得像捣蒜,小脸上全是郑重。

说实话,我心里有些打鼓:这俩毛孩子,能把鸡仔养活一个礼拜就不错了。没承想,两个孩子真的在精心照料、细心呵护,两个礼拜过去,小鸡依然活蹦乱跳的,还长出了新的羽毛。

一天傍晚,我带着她们俩去公园遛弯,大宝突然拽我的衣角:“奶奶,带上小鸡呗?它们也得放放风。”我乐了:“行啊。”于是俩孩子一人拎一个装鸡的小桶,雄赳赳气昂昂地往公园走,那阵仗,就像带着“小跟班”出巡。

刚进公园门,小鸡就成了“流量明星”。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宝宝摇摇晃晃地凑过来,圆脸蛋红扑扑的。他妈妈笑着推他小手:“摸摸看?”胖嘟嘟的小手刚碰到小鸡的茸毛,“嗖”地缩了回去,小宝眼睛瞪得溜圆,又试探着往前伸手,嘴里“唧唧呀呀”叫着,小腿在

小鸡周围打转转,又怕又想的样子,逗得人直笑。

正瞧着,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姑娘滑了过来,七八岁的样子,冲大宝喊:“嗨,咱俩是不是见过?我看你眼熟!”我差点笑出声——现在的孩子都这么会“破冰”?孩子们彼此不见外,大宝想骑人家的车,小姑娘想玩大宝的小鸡,三言两语就凑到一块儿,叽叽喳喳聊得热乎。

大宝把自己那只鸡往我怀里一塞:“奶奶看着!”扭头就扑向公园的秋千,在上面荡来荡去,小辫子甩得老高。

我刚把放小鸡的桶搁在地上,一个小男孩就凑过来:“奶奶,能看看吗?”话音未落,“呼啦啦”围过来好几个孩子。“轻轻摸啊,它们会疼的。”我赶紧叮嘱。灵机一动,我扬声问:“想喂它们不?捡片树叶试试?”孩子们立马